

王吉鹏快意恩仇录

——我与网络色情的战争



中国方正出版社

王吉鹏快意恩仇录

——我与网络色情的战争

中国方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吉鹏快意恩仇录/王吉鹏著.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9

(客系列文丛)

ISBN 7-80107-718-0

I.向… II.王… III.计算机网络—安全技术 IV.TP393.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1312 号

责任编辑:王 政 **责任校对:**丁新丽

美术设计:杨 岩

出版发行:中国方正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813)

发行部:(010)66124758 门市部:(010)63094573

编辑部:(010)83085204 出版部:(010)66210958

网址:www.FZPress.com

责编 E-mail:WangZhengnov@vip.s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昌平长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13.75

字 数:162 千字

版 次:2003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互联网永远的警示碑

方兴东

碑铭的本身是为了纪念,纪念是为了不被遗忘,不被遗忘的作用则为了警示后来者,于是就有了王吉鹏的这本书,这本承载着互联网无奈、耻辱的书,这本警醒后来者引以为戒的书。

网络色情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它所引起的危害已经是所有国家的共识。美国将网络色情危害程度排在毒品之上,相关立法及打击力度前所未有。新加坡众多媒体都在惊呼网络色情入侵星岛,呼吁政府加强打击力度。新加坡也出台一系列关于打击网络色情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其刑罚之严厉程度为各国之最。我国的台湾也因愈来愈多的网络色情伤害案情,而专门在今年4月出台相关规定,控制网络色情肆无忌惮的现状。在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成立了专门打击网络犯罪的安全警察,并在短短的几年内,颁布了若干基于网络管理的法律法规,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但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网络色情又逐步开始抬头,并呈愈演愈烈之势。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是利益的驱动,加之网络色情本身的隐蔽性,取证的难度及立法的滞后等诸多原因,网络色情终于成为困扰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毒瘤。在这一拨色情狂潮中,众多的门户网站也或多或少的参与其中。网络色情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正视并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了。

这是一场必然要到来的风暴!博客中国(blogchina)在5月份初就发出“中国互联网呼唤反黄运动”的呼唤,在5月28日发出《中国互联网即将到来的“反黄”运动》专题预告,在诸多文章之中,王吉鹏的系列文章脱颖而出,成为其中最响亮、最深入、最具力量的声音,与诸多关注这个问题的朋友们一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互联网形成一种极为强烈的震感,促使社会、媒体、公众更加关注网络色情的危害,关注网络的健康发展。王吉鹏和博客中国一起成为了“风暴眼”。

在今年媒体所出现的新闻报道中,轰动最大的是关于孙志刚案的报道,影响最广、参与最多的是SARS的相关新闻。在这些新闻的后面都是媒体和记者作为主角。但在网络色情批评这一事件中,作为大学教师王吉鹏不是一个记者,但却做了一件更多记者没有做到的事。

一个时代需要一种清醒者批评的声音,虽然这种声音可能无力改变现状,但起码会反映一种真实,只有在真实的裸露之后,才会有更多的思考者、发言者、建设者置身其中。也许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毕竟我们开始正视问题的存在,并在努力解决。

某种程度上说,王吉鹏批评网络色情的意义还不在于批评的本身,更多地表现为独立、自主、自由的一种创作精神。他所承载的是一个叫做博客的称谓,但在表象之下更多的是个

体对于社会、民族未来的关注,是个人对于理性、法律精神、道德良知的深层思索。

枪炮的力量可能会改变世界,而一本书的力量可能会改变人的思想。而王吉鹏的这本书则不但希望能改变你的思想,还希望能改变你的行动。对于业界从业者来说,这是一个警示碑;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这是直面真实的记录,他唤起你的不但是思想上的共鸣,还有随之而来的打击网络色情的行动。

只有社会上的每一个分子共同努力,网络色情才会龟缩于一角,不再任意危害我们的生存空间,不再成为伴随孩子成长的恶魔。

作为一起发动网络色情批评的同仁,作为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我们有幸共同分享这段历史,共同经受谩骂、谣言、恐吓、诱惑,共同体验震撼、欣喜。所以在这本书的前面,我应嘱作序,以示支持。

一个乡村游医的自白

王吉鹏

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因为医术的差别,就有了良医与庸医之分。良医通常能准确的判断出病因、病症,并对症下药治愈病人。而庸医要么是诊断不出患者的疾病,要么是诊断出来就胡乱用药,要么就是诊断出来却不知怎么治。最后导致患者贻误治病的最佳时机,甚至是乱开药方治病害人。

在网络色情批评这一问题上,我其实就是一个没有执照的游医。本来就不应该对着网络指手划脚当医生,但看着病状愈深的网络经营者,沉迷于情色的游戏中乐不思蜀,弃社会道德、责任、良知于不顾,躲在法律的背影里大打擦边球,即危害自身,也祸害世人的现状。我觉得自己有义务也有责任告诉他们患病了,患了什么病,病状如何。同时也好心好意指出他们病得很厉害,如果不马上医治的话会达到什么样的后果与状态。虽尝试开了几味药方,但轻易却不敢用,一是害怕药不对症,不但救不好人,还把人害死了。二是本人没有行医执照,乱诊病乱开药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但有些病人却说自己没病,我建议他们到更大的医院找更好的医生再检查一遍。他们检查完了之后,拿着诊断书跑来告诉我,说自己确实没有病,并说我这个乡村游医医术不好,只是夸大症状,骗人钱财。没有办法,我只能把这些病症罗列出来,让更多的医生来看看他们是不是得病了,于是就有这本书的诞生。

还有一些病人知道自己有病了,但他们却享受着病症带给他们的快感与刺激,享受着病症带给他们的金钱与利益,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利益的身躯变肥了,其实是浮肿。更不想被别人破坏了,他们性致勃勃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以病赚钱的游戏,于是他们开始对着所有的医生谩骂,制造谣言打击医生的名誉,恐吓医生不要说出真相,甚至试图封了医生的嘴。于是这本医生与病人的书因为他们的手段就变得内容丰富了。

另外一些病人在知道自己的病症后,认识到这种疾病对自身及社会的伤害,非常配合医生的治疗,于是我们一起尝试开出各种药方,但治疗效果却不明显。因为导致这种病的根源叫利益,它现在已经渗透到身体每一个血液、肌肉、骨骼里,甚至侵入思想的领域里生存。因此我们这些庸医在束手无策之后,通过这本书想请教更多的医生与贤良,共同来开这个药方。

那么这个病人到底有没有病?病到什么程度了?相信看完书的朋友会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导致这种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对于利益无限制、无理性的追求。他伤害的不但是病人本身,还伤害了法律精神、社会道德、公平机制等各个方面。最重要的是他伤害了广大的青

少年的成长环境,任何一个家长都不会放心让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网络环境中漫游。如果任由病症肆虐泛滥发展下去,是不是会造成我们在用孩子的明天、一个民族的未来做赌注,换取眼前的利益刺激?这已经不是一种预期,而是一个已经到来并正在加速的现实。

医生的治病是为了救人,就象我们的批评一样,不是为了破坏,而是更好的建设,只有切下肌体里的毒瘤,网络这个积累人类智慧成果的科学结晶才能更好的发展。我们目的不是扼杀网络,只是希望把双刃剑不利于人类的一面控制在最小的一个范围内。

讳病忌医不是科学的态度,只有认清问题才能解决问题。网络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发展肯定会带给社会一系列的变化,我们所做的只是直面这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只有承认问题的存在,才会对症下药,治愈病人。但如何调配药方,则又是一个系统复杂的问题,这需要立法、执法监督等相关政府部门、从业人员、社会关注群体的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彻底根除这个病症。

健康的活着是每一个人的心愿,而交给孩子一个纯洁、美好的网络家园则是社会、民族共同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一个人毕生努力为之奋斗的任务,所以让我们牵起手来,一起治病救人,保护网络这个精神家园吧!

这就是我,一个“乡村游医”的自白,是为写在前面的话。

声明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考虑到某些网站及个人的声誉,删除了一些敏感词汇,但如有某些网站及个人感觉此书构成伤害并涉嫌诬陷,本人愿意与之对簿公堂。为了网络色情批评,我不介意走上被告席,哪怕为此身陷囹圄也在所不辞。

声明二:本书的很多文章始发于网络,所以有关章节保留了博客中国网站当时众多网友对于网络色情问题的探讨,与之无关的一些污辱谩骂者的留言,都做了删除。将这些留言展现出来,一是为展现这段历史,二是这些留言中很多都流露着智慧与理性的灵光。所以发源于网络,回归于网络。

目 录

序	(1)
前言	(3)
第一章 中国互联网,好大一个“性”字	(1)
三十岁人生里最恐怖的一天	(2)
母亲偷偷地请来观音的佛像:保佑我的儿子	(6)
我究竟惹了谁:为什么被恐吓	(7)
从个人兴趣到利益争夺:我眼中的中国网络色情发展	(8)
赤裸并挑逗着:网络色情的表现形式	(11)
网络色情的现状	(12)
没有答案的提问:我为什么要批评网络色情	(14)
三个皇帝和说真话的小孩——第一篇批评网络色情的文章出炉过程	(15)
第二章 十问张朝阳、丁磊、汪延	(18)
网站 CEO 的下一个称呼:老鸨——谈谈网络色情	(19)
经营网络色情的 CEO 可判多少年	(29)
站直喽,别趴下:十问张朝阳、丁磊、汪延	(35)
感谢我的“敌人们”——被骂出来的《经营网络色情的 CEO 可判多少年》	(44)
网民公敌“方兴东”与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46)
没有背景的幕后:博客中国推出反黄专题的台前幕后	(48)
623:永远定格的历史:博客中国推出的互联网反黄专题	(50)
《十问张朝阳、丁磊、汪延》背后的十个问题	(51)
网络的认同:最快速度转发我的系列文章	(55)
附 1:中国互联网呼唤“反黄行动”	(56)
附 2:《互联网反黄专题》策划书	(58)
第三章 火烧眉毛了——三大门户网站的反应	(60)
搜狐删、新浪改——网络色情批判的一个肯定	(62)

向张朝阳致敬,向搜狐致谢——评搜狐全面删除涉嫌色情短信行动	(66)
如何做好此次涉嫌色情危机公关	(68)
错了就改,改了再犯?	(75)
撑死胆大的——关于搜狐财务业绩的几点猜测	(79)
猜对了开头,也猜对了结局	(83)
三大门户:为什么不说不说点真话? ——关于三大门户回应中青报记者的提问	(87)
第四章 网络色情批评:围剿与反围剿的战斗	(90)
第一次围剿与反围剿:谩骂与人身攻击	(91)
我的祖宗八代都被骂到了	(91)
哪些人来骂我	(92)
菜鸟到老鸟的必修课	(93)
第二次围剿与反围剿:谣言与向谣言宣战	(93)
谣言是如何出笼的	(93)
我必须要澄清的事	(96)
感谢7年的业界生活,感谢大家,包括那些“苍蝇们”!	(100)
无知无畏,无知是福	(102)
好笑:我这个枪手居然很值钱了	(104)
我为什么不是 TOM 的枪手	(105)
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恐吓、人身威胁:最无耻的法宝	(107)
关于恐吓电话(邮件)的一点总结	(107)
什么时候感到害怕	(109)
我不勇敢更不是斗士	(109)
三大门户网站不是黑社会	(111)
我为什么没有报警	(111)
这个世界不会真的没有天理良心吧	(112)
第四次围剿与反围剿:收买、交易与诱惑	(113)
6月25日:第一个赤裸的收买电话	(113)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博客中国被黑	(116)
关于博客中国服务器遭受的攻击情况	(117)
博客中国:被黑掉的是什么	(117)
附 IT 时代周刊文章:反黄斗士“博客中国”被黑调查	(120)

第五章 解散短信联盟——水越搅越深	(125)
短信联盟是什么	(126)
谁动了短信联盟的奶酪	(128)
打狼变成宰羊——评中国移动解散短信联盟政策	(128)
打土豪、分田地——为个人网站说句话	(132)
奇怪:肥水就流外人田——评中国移动与 SP 的短信分成游戏	(135)
真相就像个婊子——与北青报《中移动自废短信联盟》作者田野先生商榷	(137)
附 1:“网络色情”中的中国移动、门户和个人网站	(143)
附 2:中移动自废短信联盟,苦了谁,乐了谁	(145)
第六章 总有些东西让你感动——网友、公众、同事、领导的支持	(149)
我们与您站在一起——10 天里收到的 140 封表示支持的网友来信	(150)
海外华人的邮件与电话	(152)
迟到的感谢! 最真的感谢!	(153)
该杀的杀! 该关的关! ——一个退休老教师给我的信	(155)
我不是反网络色情第一人	(156)
第七章 他们应不应该向公众认错	(157)
去年烟花特别多——批评网络色情的现状	(158)
我的困惑与迷茫	(159)
批评网络色情想达到的目标	(160)
如涉嫌色情是否应该认错	(160)
缩头乌龟与网络色情批评	(161)
秋菊打官司:咱只是要一个说法	(164)
第八章 网络色情思辩	(167)
一个公民的质问:谁应该为网络色情现状负责?	(168)
网络:孩子的知识家园,或是毒品市场	(171)
媒体的堕落还是媒体的无奈	(178)
网络色情:法律范畴还是道德范畴?	(182)
网络色情:存在的可能是合理的,但不一定合法!	(186)

网络:请给孩子一个纯洁的空间	(190)
社会进步但也会有一个底线	(191)
没有博客中国和雪中猫的日子	(192)
网络色情了伤害了谁?	(194)
网络分级:现实还是不现实	(196)
人民日报《新安全》杂志社访谈	(199)
欢迎大家对于经营色情的网站进行举报	(203)
第九章 海外各国(地区)对网络色情与青少年保护的 policy 与法律	(205)
美国	(206)
英国	(207)
我国香港	(208)
新加坡	(208)
德国	(209)
澳大利亚	(209)
后记	(210)

第一章 中国互联网,好大一个“性”字

三十岁人生里最恐怖的一天

母亲偷偷地请来观音的佛像:保佑我的儿子

我究竟惹了谁:为什么被恐吓

从个人兴趣到利益争夺:我眼中的中国网络色情发展

赤裸并挑逗着:网络色情的表现形式

网络色情的现状

没有答案的提问:我为什么要批评网络色情

三个皇帝和说真话的小孩——第一篇批评网络色情的文章出炉过程

三十岁人生里最恐怖的一天

2003年7月8日，锦州，晴，摄氏温度26度，二至三级微风。

黄历上说：

宜：酝酿、破土、安葬

忌：祈福、上书、会亲友、出行、上任、临政亲民、结婚姻、嫁娶、移徙、安床、求医疗病、筑堤防、修造动土、竖柱上梁、修仓库、开市、立券、交易、开仓库、出货财、开渠穿井、取鱼、栽种、牧养、纳畜

按照黄历上的说法，今天更多属于阴日，除了祈福是福以外，余下的只是不吉之数。非常不幸的是，我今天恰恰被言中。

上午7点30分，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头一天晚上写东西写得太晚，就睡在办公室），迷迷糊糊的拿起手机看了一下，区号是010，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号码并不熟悉，半梦半醒之间按了接听键，一个说话比较缓慢的声音在我的耳朵边响起。

“你好，你是王吉鹏吗？”声音听来显得比较富有涵养，说话的声音也很柔和。

我习惯性的反问了一句：“您是哪位？”

这个人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又重复一次刚才的提问：

“你是王吉鹏吗？”

这时的我因为刚从睡梦中被吵醒，思维状态比较慢，听他这么问之后，习惯性的回答：

“我是王吉鹏，您是哪位？”

我回答完后，这个声音突然沉默了大约能有20秒的时间，然后听到另一个男人的话音。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妈的，想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要你命的，SB。”

声音听起来很凶，我原来是躺在沙发上，正是一种将醒未醒的状态，听到这句话，立刻清醒起来。

下意识的我反问道：

“你到底是谁，什么意思？”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所说的话。”

他接着说：“我是受别人委托的，想和你说几句话。我知道你现在写文章批评网络色情，写得挺欢的（听见打火机点烟的声音），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拿人家钱了，还是自己闲着没事找死。”

我打断了他的话问道：“你是恐吓我？”

他好像是笑了一下说：“我是在提醒你，如果你不听劝的话，那就是恐吓了。”

他接着说：“哥们，我不了解你为什么写这些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现在停手还来得

及。告诉你一个事,我们是专门替人解决麻烦的,通常我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找麻烦的人消失,你明白消失是什么意思吧?”

“我明白。”

“你明白就好,我告诉你一个通常的价码,正常的话,我们收拾一个人的价码通常是一万块,有点位置有点名气的是5万左右,名气稍微大一点,官大一点或者是同行什么的得在10万左右,你现在最多也就值10万块钱,充其量有20万搞定你了。”

我说:“你的意思是有人出钱找你们要干掉我吗?”

“可以这么说,也可以不这么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为了自己的小命,你还是把嘴闭紧一点好。”

“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

“这你就别管了,我不但知道你的电话,还知道你的很多事。”

“你想要我怎么做?”

“哈哈(他笑着说),哥们,不是我想要你怎么做,我只是告诉你别再乱说话了,写点什么东西不好,非他妈的骂网络色情。你如果再写也许明天在街上被撞死,或者一不小心碰到哪个哥们枪走火了,那你的小命就玩完了。如果真是小命丢了还是好事,我们有时候还把人弄走找个地方关起来,每天往他身上扎几次针。”

我打断他的话问道:“扎什么针?”

“毒品呀,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过几天放出来,你一辈子就得靠毒品活着了。”

“委托你们的人给你们多少钱,他们是谁呀?”

“这不能告诉你,这是我们的规矩,我只是告诉你,不要再说话了,不为别的,起码也得为自己负责。”

我说:“谢谢你的提醒,哥们,我觉得你的恐吓是我接到这些恐吓电话里最有水准的一个,很有水平,不像那些打电话的,开口闭口就带妈字。”

“是吗?”他说,“我好歹也是大学毕业,那些人是流氓,我是解决问题的专家,水准不一样。行了,好好考虑我的话,希望不要让我失望,祝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再见。”

手机传来忙音,这时我已完全清醒起来,又是一个恐吓电话,这是自6月23日开始,我所收到的第19个恐吓电话了。不过正像我在与这位“解决问题的专家”通话里所说的一样,这个恐吓电话要客气得多,语言的组织也要好得多。别的恐吓电话都是在确认我的身份后,先来一句国骂,才开始接着在骂的过程中告诉我小心挨枪子,或者被车撞死之类的撒旦咒语。

习惯性的把手机刚才显存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没有人接,又打了一次,一个听起来大约四五十岁的女人的声音,问这是哪的电话,回答说是街边的IC卡电话。

10点30分,打开邮箱,看见平平整整躺着大约30多个未读邮件,一个个检看起来,其中有几封是约稿的,有几封是举报经营色情的网站的,很多封是支持我批评网络色情的。但有五封都是措词极为阴损的实实在在的恐吓信,有一封信可能是邮件作者怕我不看,竟然把题

目叫做“对您的义举的支持”，但在打开邮件之后，则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恐吓。

11点左右，一个不熟悉的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号码明显是一个用电话卡打来的电话，接听之后，又是一个恐吓电话，只不过这个恐吓者告诉我，他们已经收到要杀我的定金了。在接这个电话的时候，刚开始在办公室通电话，后来觉得让同事听见不好，就站在办公室外的通道里完成了这个对话。后来感觉自己在与恐吓者的对话中表现得很是幽默，心情一点也不紧张，可能是因为恐吓电话接得太多了。

12点，和一个朋友一起吃饭，刚坐定，电话又响起来了，朋友开玩笑说：“你的电话真多呀”。接通后，才知道又是一个恐吓电话，只不过这个电话号码显示是广东深圳的，但恐吓者的普通话说得很好，交流起来比较省事。

12点40分左右，我到离家不远的的一个小区接一个亲属，那个小区离我家步行大约需要15分钟，中间要经过一条比较繁华的主马路，然后要走一个人比较少的支路，过主马路的时候恍惚看见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人，在我后面不徐不慢地跟着，但没有怎么在意。到了支路的时候，忽然想起烟没了，看前面离我大约150米远的地方有个小卖店，就走过去了。这个小卖店好像是小区的住户开的，如果买东西的话，得走5级台阶才能上来。

买完烟正要付钱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进来，我刚想接，电话断了，再打过去，那个手机就关机了。交完钱，好像觉得有个人骑着摩托车在我后面停着，估计离我能有200米左右。这时一个朋友的电话打进来，于是一边接电话，一边沿着马路的辅路走，因为正是一天中正热的时候，加之正是午饭时间路上人很少。正在通话间，可能是一种直觉吧，突然感觉后面好像有什么事发生，一回头，看见跟在我后面的一辆摩托车正全速向我冲来。当时什么都没有想到，只是直觉地感到很危险，于是就全力往前跑，因为在我前面有个饭店，离我大约有40米远，饭店也和买烟的小卖店一样，需要上几级台阶，当时感觉好像跑的时间很长。等我跑上饭店的第三个台阶的时候，摩托车正好贴着最下面的台阶过去。

这时只听见强劲轰鸣的摩托声在耳边很响的震颤，在我刚才落脚的地方摩托车飞驰而过，急忙看摩托车的号牌，记下了摩托车的车号。这时才想起手边的电话。匆匆挂了朋友的电话，马上给我的一个做警察的朋友打电话。他知道我最近正在做批评网络色情的事，也和他讲过我曾经接到恐吓电话的事，他也给我出过主意。电话接通后，我把刚才的事大体和他说了，他记下了车牌号、和我没有接听到的电话号，并详细询问了车型，说马上帮我查一查这个车号。快结束的时候他问我今天接到恐吓电话没有，我把接到的恐吓电话情况和他说了，他说，要不你正式报案吧，寻求保护，他的感觉好像真的已经不是恐吓这么简单了。

接完亲属回到办公室，做警察的朋友的电话也打过来了，说没有这个车号，估计要么是我看错了，要么就是一个假牌号。在我手机里没有接听的电话号也是一个神州行号码，查起来比较难。

做在办公室里仔细考虑了我接到的这个恐吓电话，以及刚才的摩托车事件，第一次真实的感觉好像真有危险存在了。打电话给报社的一个记者朋友，也是我最信任的朋友之一，征

求他对于我是否报警的建议,他考虑了一会,就是报警了,按照你现有的证据他们很难破案,而且电话基本上都是异地打来的,刚才的摩托车又没有车号,就是有车号、有车主,你也不能断定骑摩托车的人就是来谋害你呀。像这种事,只能是自己小心,就是报警了,也没有什么大益处,充其量是给自己吃个安心丸。所以他建议我还是自己注意防范,别的地方哪也别去了,出门就打车,坐出租车也尽量找熟悉的面孔。听了他的意见后,我觉得还是不要报警了,有些事是别人没有办法帮助的。

下午三点左右,一个北京的手机打过来,号码显示是神话州号段的,和我的一个朋友的电话比较接近,于是接听了。接通后,在确认身份后,劈头盖脸就是一阵大骂,我的祖宗八代、亲人都被他骂遍了,实在是无法忍受,就挂断了电话。原来这又是一个恐吓电话,没有想到,刚挂断这个电话又打过来了,一次不接,就打第二次,一直打了将近十五分钟左右,我无奈接起电话,这次他不骂了,只是告诉我这两天千万要替他珍惜好我的脑袋,他两天后来要我的命。说话的语气非常凶狠,很有震慑力。

我觉得自从接到恐吓电话后,6月23日接到的第一个恐吓电话可能是令我比较害怕,但因为最近接的恐吓电话太多了,从6月23日到现在,平均每天接2个以上,好像已经习惯了,最主要的是在神经上已经有些麻木了,电话里的恐吓已经不能吓得让我胆战心惊了。但也许打电话的这位黑道大哥说得比较专业,也许是我中午刚经历了一场恐怖热身,所以一种寒意不期而至,心跳得比较快,内心里可能真是或多或少地感觉到害怕了。

没有等他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手机也关了机。通常情况下,我手机只是在没有电的状态下,才会关机。今天实在是心情太差,也有些许害怕,才选择了关机。

大约晚上6点半左右,我桌子上的办公电话响起来,电话是我妻子打来的,一听是我的声音,她就哭起来。追问她半天,她也不说话,始终在哭。听到电话里我妈妈的声音在喊“我来说,我来说!”

她哭了一会,可能情绪稍微平静了,第一句完整的话就是:“你别再写这些东西了,我是实在扛不住了,太吓人了。你知不知道他们要杀我们全家呀,你,我,还有儿子!”

最后这句话,她应该是非常大声的喊出来。我知道,那些恐吓者往我家里打电话了,并且开始恐吓我的家人了。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们家的电话没有申请保密功能,只要查当地的114说出我的名字,都能查到我的住宅电话。

我赶紧从单位打个车回到家里。一进门,我18个月的孩子在门口迎接我,背单词式的叫着爸爸,我妻子哭得像个泪人一样,我妈妈一见我就嚷嚷,“你别写这玩艺了,什么事都有政府管,你管它干什么,这是得罪人的事呀。”

我的母亲55岁,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是一个极为淳朴的农村老太太。我的妻子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心里放不下一点事,胆子特别小。我批评网络色情这件事,虽然她们也知道一些,但我没有说得太多。特别是接到恐吓电话、恐吓邮件这个问题,我更是一点没有向她们透露,倒不是怕她们觉得危险阻拦我接着写东西,毕竟自己的母亲、妻子还是了解的,在大节上她们还是能分得清是与非。不想告诉她们,是不想为她们增加不必要的担心。但没

有想到,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竟然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了。

断断续续地听完母亲与妻子关于恐吓电话的诉说,才大致梳理出一个全貌,事情的过程大概如此。今天下午5点钟左右的时候,我的妻子领着孩子出去玩,只有我母亲在家,这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我的一个朋友。母亲说我没有在家,于是打电话的人就很技巧的问到了我们家里都有什么人,妻子在哪工作,孩子多大,家庭具体地址,我平常都在哪写东西等等,整个通电话的时间大约有半个小时。母亲因为很少接听电话,对于个人隐私防范的警惕性一点都没有。所以在与打电话者的对话过程中,基本上把知道的东西非常详细的告诉了对方,甚至连我的孩子在哪出生的,现在会说什么话都说得清清楚楚。

大约晚上6点的时候,又打来一个电话,是我的妻子接的。在接这个电话之前,我母亲出去买菜,也没有把她接的这个电话的内容告诉我的妻子。所以她一接电话,打电话的人在知道她是我的妻子后,就非常凶狠的把所有威胁恐吓的词都用在她的身上。最具杀伤力的是,恐吓者把有关我们的一切情况都说得准确而清晰,好像对我们所有的情况了如指掌。恐吓者“特别指出”,我如果再继续写批评网络色情方面的文章,那么除了要对付我,我的21个月大的孩子更是要好好的折磨一下,有一句话不但我的妻子感到恐惧、害怕、愤怒,连我听了都觉得扑面而来的寒意,恐吓者说:“你的孩子失去父亲是小事,你想想,如果你21个月大的孩子被人从四楼上摔下会摔成什么样子,所以为了你的孩子着想你也要告诉你这个SB老公老实点。”

她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多少承担力的人,女人的天性里本身就具备一种柔弱,加之恐吓者对于我们的调查是这么深入,所以这种恐惧在突然间降临后,对她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从我到家里开始,整个一个晚上,我的母亲、妻子都在讨论我是不是应该继续写东西这件事。幸运的是她们都很理解并支持我,于是我得以一如既往的发出我的批评。

从批评网络色情开始,到现在为止,我一共收到了大约30多个恐吓电话,30多个恐吓邮件,但在这一天,收到的恐吓电话却是最多的,也是最卑鄙的。在后面的章节里会有相关的记述。

母亲偷偷地请来观音的佛像:保佑我的儿子

母亲与共和国同龄,因为家境贫寒,只受过三年的文化教育,在2001年被我接到我所在的城市之前,都是在农村辛苦劳作。我的老家是辽宁凤城一个最贫困的乡村,当地的农民基本上都是务农为生,靠天吃饭。

从1982年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每年的净收入如果能达到一两千元那就是光景不错了。我的父母是非常非常勤劳的人,是那种老实巴交、不善于经营(整个村子里没有善于经营的人),家庭所有的收入都是从种地、养蚕(丹东盛产柞蚕)而来。碰到好光景可能一年的努力还会有个回报,遇到老天不照顾的时候,庄稼没有收成,副业又没有收入,就得四处借钱来应付日子。我从小学读书开始,就常常目睹妈妈为了交各种各样的费用四处借钱的事,区